

一叶坦洋

□ 吴道镔 陈健



两列连绵的青山之间，坦洋溪在静静流淌。溪畔两侧，依山而建的房屋呈狭长分布。站在流池坪山上栈道俯望，坦洋村形似一叶龙舟，顺着由高及低的地势，宛如随时竞渡的姿态。

3600 亩茶山环绕的坦洋，一片绿叶，维系着全村家家户户的日常营生，百年如是。

福建“闽红三大工夫”之一的坦洋工夫红茶就出自这个村落。

一

茶叶自 1783 年始就已经在福安广为种植，清乾隆四十八年编修的《福安县志》记载：“茶，山园皆有。”证明当时福安产茶区分布广且多。

早在明洪武四年（1371 年），坦洋村就已经有人在菜园四周种植茶叶，当地人就叫“坦洋菜茶”，适合制作红茶、绿茶。所制作的红茶香高味浓，“坦洋工夫，香飘四海”是周恩来总理对坦洋工夫红茶的赞誉。

1851 年，坦洋村“万兴隆”茶行老板胡四福以当地的坦洋菜茶为原料，引入了武夷山的小种红茶制法。因试制此茶颇费工夫，参与研制的众茶商商议出“坦洋工夫”品名。坦洋工夫红茶一投入市场，便广受欢迎，更有“英商购买华茶，以坦洋出产为最”的记载。

“茶季到，千家闹，茶袋铺路当床倒。街灯十里亮天光，戏班连台唱通宵。上街过下街，新衣断线头，白银用斗量，船泊清风桥。”朗朗上口的民谣描绘的就是当时坦洋茶业的盛景。

今年 59 岁的刘智勇是土生土长的坦洋人，“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还有两座欧式风格的建筑，老人说，那是清代茶商为接待外国客商而特意建的。”

下街 15 号，从石阶拾级而上，依序是上书“武魁”两字的住宅、彼时用于茶叶交易的大厅、生产茶叶的横楼。这组黄墙黑瓦的土木建筑已近 150 年，为茶商施光凌所建，是丰泰隆茶行旧址。横楼三层，每层 11 开间，为制茶工坊，也是坦洋村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红茶制作工坊。

横楼地处村庄的高处，凭窗远望，村庄大部分建筑、景色尽收眼里。遥想当年收茶时节，施光凌在此目睹千米长街的熙熙攘攘，心里该是怎样的踌躇满志、意气风发。

宁德飞鸾岭南路的起步岭是晚清时期

的闽东北海丝茶路，保存完好的两块石碑，记载着清光绪时期茶道修建的始末，宁德、福安、寿宁等地茶商捐资的数目。水陆兼程、人力肩挑的茶叶出口之路延续到 1899 年三都澳港口开埠。

清同治五年（1866 年），福建省在坦洋村设立茶税局，足见当时坦洋茶叶市场规模。1881 年至 1938 年，坦洋工夫年均出口超 500 吨，最鼎盛时期的 1881 年，福安县茶叶出口 7 万箱（约 2100 吨），占福建省总量的十分之一。

1915 年，漂洋过海的坦洋工夫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海上茶路受阻，以出口为主的坦洋工夫红茶就此失去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辉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福安茶区“红（茶）改绿（茶）”，这一改就是 30 余年，坦洋工夫红茶仅保留少量生产。

二

坦洋上街，一座百年老屋的门口，一名老嫗正在打扫地上的杂物。“这栋房子有两百多年了。”老嫗邀请我们进屋，“天气太热了，喝口茶吧。”

老嫗名叫苏石莲，已经 81 岁了，衣着整洁，话语轻柔。小包装的茶袋是用小剪刀斜着剪开的，家里的厨房、房间被她收拾得有条不紊。

大儿子离婚后去了福安做工，二儿子因病早逝，一人独居的苏石莲领着低保金，依然精心维护着这个家的整洁。面对苦难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。儒家视茶为修身养性方式，或者是茶乡的浸染所致，我对苏石莲肃然起敬。

刘少如的命运与苏石莲并无二致，幼小就失去了双亲，工作中又屡屡受挫。1978 年，个头瘦小的刘少如再回到坦洋任村委会主任时，已经 50 岁了。

刘智勇说：“父亲是个有雄心的人。”当过村党支部书记，如今又回来担任村委会主任的刘少如知道：坦洋人的生计离不开一片茶叶，重振坦洋工夫成了他的“老年”壮志。坦洋村的山头又绿了，茶叶开始收成的季节，茶厂终于又开工了。

命运多舛，1984 年开春，茶叶收购价格暴跌，茶厂积压了数千担茶叶。刘少如十分不解，多处询问，怎么也找不到价格暴跌的答案。鼓动着全村复垦茶园的是自己，还没几年却又走入了绝境。刘少如不相信命运如此不公，决定亲自寻找答案。雇了一辆货车，装了几十担茶叶，刘

少如直奔上海。“如果卖不出去，茶叶直接倒入黄浦江，自己一路乞讨回来。”

天无绝人之路，奇迹发生了，刘少如的一车茶叶被抢购一空，卖了 8000 多元。不少茶商得知刘少如来自福建坦洋，争着要和他签订购销合同。

刘少如想创办一家公司，也方便与客商签合同。当时的茶叶实行的是统购统销，刘少如办公的努力自然四处碰壁。刘少如直接上福州找到了时任省农业厅厅长林桂镗，林桂镗曾任设立社口镇的省农科所茶叶所所长，也是一名茶叶专家。林桂镗不仅支持刘少如办企业的想法，同时安排刘少如与下属的富民公司接洽，企业还没批下来，刘少如就以坦洋工夫茶叶公司的名义与富民公司签订了购销 1500 担茶叶和贷款 60 万元的合同。

回到福安，刘少如找到了分管农业的副县长，给他看了与富民公司签订的合同，副县长正愁着全县几十万担茶叶的销路，在刘少如的申办企业报告上作了批示。

1984 年 10 月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茶叶公司在坦洋成立。此时的刘少如一如施光凌的踌躇满志：“从明年起，大家有多少茶叶，公司全包下来，我保证不压等、不压价！”

1985 年，茶叶购销体制改革，不再由国有企业统购统销。这一年，公司赚了 10 万元。

1986 年，茶叶公司从祠堂搬到了三层新楼，盈利 20 万元。

1988 年，刘少如任村委会主任的第十年，坦洋村人均收入从 180 元上升到 850 元，超过半数的户均收入超千元。村集体资产超百万元。

1989 年 2 月 23 日，在宁德地区农民“话改革，讲形势”报告会上，作为上台发言的农民企业家之一，刘少如第一个讲述了坦洋村一叶茶叶的创业故事。宁德地委提出：闽东学“三洋”，坦洋要当“领头羊”。

1991 年，坦洋村成为省级文明村，村集体资产超过 300 万元，成为闽东的明星村。

三

元代杨文奎在《儿女团圆》一诗中写道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”一个产业也是如此，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，绿茶、铁观音、普洱、红茶、白茶各领风骚，即使在坦洋茶叶再度兴盛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主打的产品也是绿茶。

已是盛夏的中午，晴空万里，阳光更显得火辣。戴着遮阳帽的凌团容刚从茶园除草回来，正坐在村尾的廊桥里稍息。茶园长虫的季节，凌团容一大早从福安赶回村里，二十多亩茶园，整整忙了一个早上。两个孩子分别在上海、北京经营茶叶，夫妻俩在福安也开着茶叶店，凌团容说自己没认真算过一家的年收入，但一家子经营茶叶已经有三十多年了，“我现在要赶去坐班车回福安了，店里还忙着呢。”

2004 年，一份《重振坦洋工夫品牌，再创福安茶业辉煌》的福安市政协委员提案，唤醒了尘封已久的坦洋工夫红茶品牌。



陈柳金 摄

2006 年秋，福安市在北京举办坦洋工夫茶新闻发布会，11 种以“坦洋工夫”为统一品牌的茶产品同时亮相。

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鸿参与编制了《坦洋工夫红茶综合标准》地方标准，《地理标志产品坦洋工夫》国家标准等一系列技术规范。在品种改制、工艺创新上也下了很多功夫，现在为许多茶客喜爱的花果香坦洋工夫，就是坦洋工夫红茶守正创新的迭代新品。

二十一世纪，“坦洋工夫”荣获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”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”“中国驰名商标”等荣誉称号。

2024 年，即将退休的刘智勇成为一名乡村振兴指导员，回到了溪坪村，溪坪村是以坦洋村为核心“大坦洋”片区乡村振兴联合体成员村庄之一。联村公司由 7 个村庄联合出资，分工协作，优势互补，2024 年联村公司收入超过了 500 万元。

坦洋千米长街，福茶馆、非遗文创工坊、宁时光村咖等星星点点分布在街头巷尾。坦洋再次成为周边村庄乡村振兴的“领头羊”。

福安农垦集团董事长苏绍铃每个月都要去几次坦洋，坦洋村的多个项目都由农垦集团运营。农垦集团在坦洋的情意楼有 40 多个房间，“现在正在装修的是二期项目，年底就将开业。”苏绍铃介绍。

农垦集团是坦洋企村联建的国有企业，旗下的福建农垦茶业有限公司拥有坦洋、高坂、王家等三大国有茶场，茶园总面积 4800 亩，是坦洋工夫红茶的领军企业。

坦洋茶叶小微园是农垦集团建设的标准化厂房，目的是帮助村里的家庭作坊更上层楼。小微园已有 5 家企业入驻，原先在村里开着小作坊的林正锦搬进了标准化的小微园，企业顺利通过了 SC 认证，“与客商签合同更有底气了。”林正锦说。

刘志杰继承了父亲刘少如的茶业，泰和茶行就开在坦洋街上，大姐及大姐夫则在广西横县经营茶叶。

2024 年，坦洋村茶叶总产值达 1.1 亿元，村集体收入 213 万元，村民人均收入 3.61 万元。

流池坪山腰，两条观光栈道就在茶园之上。俯瞰坦洋，远处的青绿茶山，近处青瓦黄墙的村庄，流淌百年的坦洋溪，勾画着一个村庄的百年风华。



阮任艺 摄